高麗史

五十二

列傳
諸臣

卷十七



列傳卷第十七　高麗史一百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韓希愈

韓希愈嘉州吏善騎射有膽略嘗與鄕人火獵希愈策馬出入火中如飛人相顧驚愕希愈笑曰大丈夫陷陣突敵死且不懼况此乎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皆有功日本之役方慶以希愈爲先鋒短

兵相接希愈赤手奪敵刃手傷血流遂奮擊
斬數級忠烈時拜副知密直司事王聞乃顏
大王叛將助征賜希愈虎頭牌為右翼萬户
将兵啓行聞帝已擒乃顏罷兵還後帝賜雙
珠金牌授帳前萬户時元使張守智来一日
問希愈曰省今改何號曰僉議府改樞密院
何號曰不知守智曰君何從得宰相曰軍功
守智掩口而笑歴判密直三司事乃顏黨哈
丹来侵元遣薛闍干及那蠻歹大王分兵来

救我軍先與薛闍干併日行遂破賊于燕岐俄而賊精騎復来對陣那蠻歹後至以恨不及燕岐欲與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輒倒希愈掖槊躍馬突入賊陣賊辟易拖勇士以出斬之槊其首示賊賊氣褫大軍縱擊大敗之賊盧的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遂班師次石破驛那蠻歹使謂薛闍干曰賊魁未擒不可不追薛闍干曰如聖旨則可何用窮追希愈等遣人獻俘薛闍干軍令嚴肅

士卒震慴所過秋毫不犯二戰而克皆其力也王命希愈追捕餘賊未幾召還留鎭江都

出拜東北面都指揮使帝命為懷遠大將軍賜三珠虎符弓矢玉帶銀一錠鞍一面以賞戰功尋知僉議府事為鎭邊萬户忠宣為世子在燕邸校尉金臣甫訴曰我初從希愈婿洪綏來燕希愈以我背綏而投邸下陵虐我妻子希愈何人獨不知有邸下乎世子銜之白王褫其職王命趙仁規等訊之令巡馬召

希愈希愈方與客飲謂曰吾無罪何使巡馬召爲飲自若巡馬還白王怒命巡馬及衛士二十餘人縛致杖所奪虎符希愈性強且廉自度無罪終不屈乃流祖月島希愈屢建軍功知名上國時人冤之後拜守司空中京留守開城府事商議都僉議會議都監事尋改贊成事判版圖事萬戶印侯與希愈素有隙誣告謀叛流海島未幾召還王遣使如元辨侯誣告於是元執希愈以歸會王入朝奏希

僉侯毋直乃釋希僉還語在侯傳尋拜僉議侍郎賛成事判軍簿事加重大匡僉議中賛後拜咨議都僉議中賛尋改右中賛崔者李淑自元奉御香来令宰樞會宫門曰與中賛洪子藩者左與希僉者右時希僉用事王倚以為重故两府皆右王召僧紹瓊于宫中點眼畫佛讀華嚴經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希僉與承旨崔崇言秘記有國君敬南僧必致覆亡之語頋殿下慎之不聽俄遷左中賛

從王入朝三十二年卒于元性豁達質直少文家貧屢假貸於人每從王畋射命中賜馬亦不畜輒與人印侯兄事之嘗至其家曰嗟吾兄之貧乃如是耶請王賜粟數百斛自謂有愈侯門客裴廷芝犯法希愈欲治侯曰忘我德耶希愈怒拔佩刀目侯而前中贊洪子藩在坐屢眴廷芝廷芝棄其刀走希愈逐不及他日廷芝詣希愈謝希愈曰向非汝吾幾殺侯矣門客柳甫通其愛妓希愈覺讓甫甫曰

子嘗從事有炊爨之勞今以妓故遽弃我耶
希愈笑遂與其技平居雖老繕治弓矢甲冑
若臨戰陣每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力
尚可用也王自復位以来王惟紹宗璘等用
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起自行伍位至宰
輔感王德唯務承順畧不規諫忠宣謂希愈
黨王宗深有憾及卒竄其子儉于嘉州儉與
弟禑祐皆官至護軍

羅裕 益禧

羅裕羅州人三韓功臣大匡聰禮十世孫也父得璜剥民聚斂諂事崔沆爲長興副使沆農莊在臨陂以故陞爲全羅按察使後又爲濟州副使前此宋侶守濟州坐贓免得璜至人語曰濟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官至刑部尚書裕以蔭調慶仙店錄事林衍挾私憾殺裕舅趙文柱責裕離婚裕以義拒之累遷至將軍從元帥金方慶討三别抄于珍島有功時朝士妻多陷賊率改娶及賊平妻或有還

者皆弃之裕亦已娶新妻先入賊中得舊室
還復爲夫婦如初聞者義之方慶討耽羅裕
又以大將軍從軍將前鋒先下岸殺獲甚衆
經畧使賞以所獲男女二口奏帝賜中統寶
鈔又從方慶與元將忽敦等征日本還鷹揚
軍大護軍帝賜金牌授武德將軍管高麗軍
千户以賞軍功忠烈時出鎮合浦以知禮特
召還掌八關會儀俄遷知申事進副知密直
司事王之請親征乃顔也賜裕虎頭牌爲中

翼副萬户及班師策爲一等功臣賜錄券田
一百結臧獲二十口授明威將軍帝賜雙珠
金牌乃顔黨哈丹子老的鈔掠平壤將攻江
都王命裕禦之裕沿海踰險遇賊于平壤斬
哈剌桑哥二賊將賊潰又戰于燕歧大敗之
餘衆遁走女眞地王又遣裕于交州道追捕
之老的踰竹田復趣平壤裕將舍舟而陸玄
文奕言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未成列賊
大至裕麾軍退僅得登舟郎將李茂等數十

人不及登文奕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
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爲僇乎茂等
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據胡床公其衆環山
而登飛矢如雨茂偎樹立日晚飢甚啗囊中
乾餱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母恐闕弓
左射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自亂茂等大呼
追擊斬獲無筭以知寮直司事如元賀正帝
賜三珠虎符玉帶銀錠弓矢鈒鞍馬授懷遠
大將軍十八年卒裕勇悍出衆習禮儀明斷

獄訟臨難不懼屢立邊功子益禧

益禧年十七受元命帯金符為上千户後襲

爵拜管軍上萬户帯三珠虎符忠烈末授神

虎衛護軍忠宣好立新法益禧多所封駁或

撼以危言不為動遂落職經十年乃除檢校

上護軍三遷為商議評理封錦城君嘗尹雞

林三鎮合浦以廉勤慈恵稱年五十七捘其

子世爵閑居者又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

材用捨頊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患穆

初復爲僉議參理貂甚癯重聽然臨事慷慨
不小懈一日語判三司事李齊賢曰吾君幼
委政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識覆轍吾其引避
母俱爲十手所指公當如何齊賢謝曰僕嘗
以二三策曉執政未見施行常愧不能勇退
敢不從公言居十餘日病卒諡禧幼習武藝
不暇讀書而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母嘗
分財別遺臧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
間烏忍苟得以累鳲鳩之仁母義而從之諡良

節子英傑

元冲甲

元冲甲原州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能臨難忘身以鄉貢進士隷本州別抄忠烈時哈丹賊逾鐵嶺闌入州縣望風奔潰莫有當者賊來屯原州有五十騎剽掠雉岳城下冲甲率步兵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還賊都刺闍禿於乃亭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取禄轉米冲甲與敢死士仲山等七人覘之仲山先入

賊中斬一人追至荊門外賊弃鞍馬遁走防
護別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馬二十五匹與
之賊復来多張旗幟圍城數重使一人賫書
来誘冲甲突出斬之繫其書於頭擲之賊退
多修攻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二女来誘
冲甲又斬之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
雨城幾陷與元倉判官曹慎出城與戰冲甲
急馳上東峰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
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傳行蘭元鍾秀與

國學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西峰夾攻慎援
桴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鋒少北後
者驚擾自相蹂轢州兵合擊聲振山岳前後
十戰大敗之斬都剌闍等六十八人射殺者
幾年自是賊挫銳不敢攻掠諸城亦堅守始
有輕賊之心皆冲甲力也以功六轉爲三司
右尹吳祈以說倭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
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冲甲率五十餘
人極言祈罪惡執送于元語在祁傳忠宣時

拜鷹揚軍上護軍忠肅六年式目都監請加
褒奬賜推誠奮勇定亂匡國功臣號越二年
卒年七十二子大明大材大器

金周鼎 深 宗衍 石堅

金周鼎光州人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游
以蔭調富城尉時蒙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措
置得宜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廵問使韓就薦
之權知都兵馬錄事元宗五年擢魁科補海
陽府錄事加典籤海陽公金俊器重之屬內

侍入政房累遷至吏部侍郎忠烈元年拜
大府卿左司議大夫明年上書請究理廉使
守令勤怠貢賦輕重鄉吏附勢逃役等事王
納之爲左右所沮事竟不行四年王如元周
鼎爲行從都監使建白本國達魯花赤王京
留守軍合浦鎮守軍黃鳳監白四州屯田軍
供億繁重民不堪命且金方慶有大功於朝
被誣遠流請奏于帝王入朝奏帝皆允王益
重之還國授左副承旨舊制凡國家事宰樞

會議承宣稟旨而行周鼎言令宰樞甚多謀
政無主宜別置必闍赤委以機務又內俺不
可皆令啓事請擇人為申聞色羅其餘令慶
承益李之氐諷王遂置必闍赤申聞色周鼎
及叅文學事朴恒叅直副使薛公儉左承旨
李尊庇判禮賓事廉承益大將軍印公秀趙
仁規秘書尹鄭興內侍將軍李之氐實文署
待制郭預大府少尹安戩千牛衛録事李子
芬詹事府録事尹文玉大常府録事鄭玄繼

爲必闍赤內僚郎將鄭承伍金義光姜碩李
愬河汭爲甲閫色嘗會禁中裁決機務時號
别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人多譏議時大府
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財用殫竭有注
簿私假貸猶不能支至剃髮爲僧周鼎以爲
祗候尹諧舊爲內侍必能撙節傳請旦大將
軍金子廷將軍車得珪內僚之首可抑群豎
口傳之弊請王爲别監與監察别監雜考大
府歲入以減其費後口傳愈多傳請愈繁內

僚爭援例求爲各司別生莫之能禁郎將崔宗彥頳公主乳媪爲牽龍行首周鼎以郎將金禧代之禧兄儀及漕淳亦以郎將爲行首皆周鼎姻亞時號一門三行首周鼎嘗以女嫁大將軍尹秀子秀適遭舅服周鼎請王公除承旨趙仁規謂非禮不奏周鼎因内僚得請人非之又爲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張權勢語人曰有王命不獲已耳元將征日本王以周鼎有將畧拜萬户上書中書省請

賜虎頭牌乃授昭勇大將軍右副都統賜虎
頭金牌及印尋同知密直司事及征日本至
大明浦忽大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
拯活甚衆十年知都僉議事王嘗宴群臣周
鼎上壽退公主呼謂曰卿子深逼妻縊死父
不能懲子耶對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
周鼎退支頤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
曰臣無睡公主大怒命曳出明日罷職俄貶
清州牧使奪虎頭牌賜朴之亮未幾召還復

賜牌十六年卒謚文肅一子深
深忠烈朝以禿魯花入元後爲郎將又以弓
箭陪如元累遷密直副使襲父萬户職尋加
同知峇奉表如元請忠宣還國忠宣特授簽
理教曰宰相洪子藩崔有渰柳清臣金深金
利用等圖安社稷重義輕身偕赴朝廷論列
利害爲孤請還其功殊異宜特叙用陞賛成
事元授高麗都元帥以其女達麻實里得幸
於帝故有是拜女後封皇后深自私第入抱

部開宣以行省所在國王右丞相水精鉄鉞
等儀仗陳於馬前開宣畢三官五軍入邇羅
拜識者以為僭禮俄遷密直使封化平君王
在元深與密直使李思温議曰帝及太后屢
詔王之國王無意於行令本國歲輸布十萬
疋米四百斛他物不可勝紀國人漕轉之弊
益甚諸從臣皆覊旅思歸而權漢功崔誠之
同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為王腹心累蒙
賞賜營置產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盡除之

奉王以還乃因太后偉寘買撒言於徽政院使失列門失列門許之於是深等具三人罪狀令大護軍李揆護軍金彥金賞雀之甫申彥卿等數百人署名呈徽政院失列門矯太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后侍婢也里思班白太后曰從臣愛我者莫如三人深等不告我輒詐徽政院其意不止三人惟陛下憐察漢功等亦以賄求免太后即命釋三人杖流深恩溫于臨洮國人聞之莫不憤

歎揆彥賞之甫彥卿皆亡匿王命因彥卿父
良揆外祖金貞于巡軍皆籍其家帝尋召還
深初深將如元印侯出餞告曰今國王在京
師予不待召而往豈無意乎夫善言語以悅
上國子孰與侯富錢財行貨權貴子孰與侯
侯嘗得罪國家僅免死而歸子其慎之深不
能用忠肅時守僉議政丞判摠部事賜礪御
保安功臣號未幾改輸誠守義忠亮功臣化
平府院君又改都僉議中贊加賜協輔功臣

號攝行征東省事蔣伯祥瀆貨多作威福國人怨之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因伯祥以深及萬户洪纘權省事卒謚忠肅子承嗣承漢承晋承魯尊子石堅承嗣子宗衍

宗衍父密直副使精謀誅辛旽事洩爲旽所殺宗衍亡匿及旽誅乃出辛禑時屢爲元帥擊倭有勞恭讓朝王昉趙胖回自京師尹彜李初之獄起國家初聞胖言欲鞫之遲疑未決池湧奇興宗衍善密語曰公之名在彜初

書中公其危哉宗衍懼夜逃於是大索境内
獲宗衍于鳳州山中。巡軍因臺省刑曹鞫問
不服翼日夜宗衍從厠竇出挈其子伯鈞孟
鈞仲鈞及奴數人○又逃大索城中三日不獲以
防禁不嚴斬當直令史因鎮撫李士顒于巡
軍西京千戶尹龜澤與千戶楊百之飲酒酒
酣語之曰爾得無作挐相意乎百之曰孰無
此心但爲之難耳龜澤曰金宗衍與趙稻同
謀欲害

李侍中爾若、率精兵與吾等同心宰相可得也沈侍中亦知此謀矣百之佯應龜澤恐謀洩至南京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逃至西京約與我舉兵謀害侍中宗衍已潛入松京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池湧奇前判慈惠府事鄭熙啓門下評理朴葳同知密直尹師德漢陽府尹李彬羅州道節制使李茂全州道節制使陳乙瑞江陵道節制使李沃前密直副使陳原瑞及李佇

知等謀作亂趙裕又謂子曰沈侍中令其鎮
撫曹彥金兆府郭璇魏种張鬉與裕等勒麾
下兵將攻
李侍中
太祖以其言告德符德符與
太祖議下裕獄遣千戶鄭乙邦于松京囚宗
衍妻及妻父宋臺山奴波豆于巡軍并杖其
族朴天祥朴可興鞫之妻泣曰假使我知夫
所在何忍言之以食夫耶兄我不知乎奴曰

主宗衍著喪服入可興家與可興夫婦相詰
出謂奴曰俟尹龜澤領兵至則事得濟矣榜
問可興乃服初宗衍匿于安峽人家發軍圍
之逃入石窟中又圍之宗衍拔劒擊一卒突
圍而走至平壤匿前判事權忠家與忠子進
士格相好至是逮捕格榜掠問宗衍所與同
謀者格指湧奇熈啓蔵師德彬等憲府上疏
請置湧奇等極刑王不之信留中不下臺諫
連日伏閤論請乃流湧奇于三陟蔵豐州熈

啓安邊師德淮陽彬安峽臺諫又言湯奇等
既已流竄但李茂陳乙瑞陳原瑞李沃辭連
權格罪同湯奇等尚不抵罪願並正其罪王
以茂乙瑞沃有功且宗衍未逃前已授外任
情狀可疑止流原瑞于興德綏稱流德符及
亮等語在德符傳又鞫宗衍黨金加勿李芳
春等加勿曰我到西京芳春家見宗衍謂予
曰宗衍入京寓朴可興家與金軾李仲和謀
害兩侍中軾仲和乃宗衍舊麾下鎭撫也芳

春曰宗衍再逃後到吾家曰
李侍中性本慈仁但以鄭夢周偰長壽趙浚
鄭道傳等所誘令我至此我欲與權格入京
依朴可興啓定陽君瑀與沈湧奇鄭熙啓朴
葳尹師德尹龜澤金軾李仲和鄭子連等同
謀害之鞫權格曰宗衍語予云初湧奇謂宗
衍曰公之名在尹彝李初書中公其危矣予
恐反禍逃來因留予家至十月初二日與予
赴京留宿捭七寶家復還平壤十一月初一

日至李同知家宿翌日同知稱宗衍曰大男
兒也安能鬱鬱於此乎害諸宰相則可免矣
予謂宗衍曰同知無兵何以害諸宰相宗衍
曰此事非惟與同知議西京千戶楊百之尹
龜澤等請兵於安州西京吾與潙奇蔵熙啓
師德乙瑞彬原瑞沃仲和等謀以害
李侍中及夢周道傳長壽浚后璘等何難之
有予問孰肯從汝宗衍曰吾與楊百之有蒼
赤之隙尚且從之其餘千戶孰敢不應吾在

京中與諸公約舉事日已定適乙瑞出外未得發後沃來吾家議之予不應沃怒蹴門扳而去予又曰汝若害中興功臣王得不怒乎宗衍曰擁衆舉大事何畏王乎鞫朴天祥天祥曰吳仲華謂予曰宗衍逃自巡軍匿湧奇家四五日興啓家五六日可興家十餘日然後出城於是追仲華與天祥對辨乃妄也王曰朴吳爲人不實國人所知遂釋之遣巡軍鎭撫任純禮捕宗衍于西海道搜索甚急宗

衍所過輒加拷掠因繫者數百人傳相告引中外喧鬨宗衍飢窘隱於谷州林莽間見一人曰吾飢將死顧捄之其人曰在此我將煮粥来遂告官掩捕以來命僴長壽趙浚與臺諫鞫之逃匿經宿處一如格所言又鞫謀亂事宗衍飢憊不能言獄官詰曰今日之問君命也何不言也宗衍有微聲在喉中曰我不忍死且以薄祐所鍾至此耳實無謀事又問曰所謀事權格李天用已告何隱也宗衍曰

與格天用共謀得成何事我無所謀此亦可知飢甚不可栲問飲之粥入温室即死純禮在逵不與食一晝夜馳三百里遂瘦困凍餒以死人皆疑之劾純禮支鮮宗衍以徇諸道斬彪格芳春加勿天用鄭甫朴原賨等流可興仲和軾于遠地論龜澤功除判書雲觀事郎舍數月不署告身式目錄事劾郎舍黨宗衍而庇陰謀請治其罪都堂又上疏請之乃下常侍陳義貴鄭習仁司議李混權湛舍人

禹洪富獻納宋愚孟思誠正言尹珪尹湏于
巡軍獄鞫之皆流外以湛倡議并杖告身
石堅忠肅朝累轉密直副使忠惠時封化平
府院君曹頔之亂侍從有勞策功爲一等爵
其父母妻子賜田臧獲王用閔漬言求取諸
豪富家婢有姿色者主吏至石堅家索婢石
堅毆逐之即詣王宮王迎謂曰政丞得無以
臧獲事來耶石堅曰臣家臧獲皆已與子上
若索之臣欲明朝如元取來石堅庶子完者

以下第十八（麗史一百五）

帖木兒仕元有寵故因以負王王賜馬慰諭
曰政丞毋怒予將勿取忠穆二年卒完者帖
木兒元授禮部尚書後還國宰樞及宗族爭
置酒邀宴時忠宣被執如元政丞蔡河中謂
曰尚書既知上國與本國事矣何故有是變
乎完者帖木兒曰王之被譴由左右無其人
誰不知惡之不可為但阿意順旨以固權位
耳不然何至此尋被徵還于元

柳璥 陞 墩 曼殊

柳璥字天年一字藏之政堂文學公權之孫高宗朝登第累遷至國子大司成璥久在政房與俞千遇俱爲崔沆所厚蒙兵之侵沆欲徙三陟山城郡人不欲遺璥銀瓶三丁請勿徙璥却不受乃遺遇千千遇受之言於沆得不徙璥謂沆曰三陟之徙實關利害郡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令而不從何也沆以千遇賣已追所賂流海島以故千遇與璥有隙沆子竩累世用事擅威福時又連

歲凶荒饑莩相枕竩不發倉賑貸由是大失
人心璥遂與金俊等謀誅竩一日俊等詣璥
議璥不敢顯言令家人進杏子一梳俊等拜
曰已諭蓋杏與幸聲相近也是日誅竩歸政
王室王謂璥曰卿等爲寡人立非常之功潸
然泣下即拜樞密院右副承宣俄遷知奏事
左右衛上將軍璥以近來爲知奏者率皆權
臣又恐寵祿盈滿力辭唯以上將軍仍右副
承宣賜推誠衛社功臣號又賜米二百石彩

段百疋甲第土田後因寧樞奏爵其子六品
給田一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陞其鄉儒州監
務爲文化縣令璥既誅竩奏置政房于便殿
側掌銓注凡國家機務咨決焉俊弟承俊自
以爲功高秩卑心常怏怏璥聞之謂承俊曰
以公之功雖一日九遷可也然循資除授國
家常典公以隊正越四等授中郎將不可謂
不超遷也承俊益銜之俊每入闕必謁璥直
廬承俊獨不爾璥與俊戲云承俊郎將何攘

在瓛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林行等諸功臣忌之譖于俊諷王王欲奪其權罷瓛承宣除簽書樞密院事因瓛所善將軍禹得圭梁和指諭金得龍郎將慶元祿瓛謂俊曰公始與瓛同心擧義復政王室親如骨肉善譖者不能閒豈圖今日反如是耶俊愧謝承俊林衍等不言而退遂殺得圭和得龍流元祿于遠島元宗三年命圖形壁上明年守太傅叅知政事太子太保進拜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衍誅俊號衛社瓛與
大司成金坵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㻇素友
善數相過一日瓛謂坵等曰頃我以妻服久
不視事聞有衛社者今見其人皆群小也又
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寺之弊宦官金鏡聞而
銜之詐于王主曰此人向誅崔竩欲執權柄
為俊等所排志不之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
獨瓛不悅我親酌以勸竟不樂以是知其有
二心召坵玏責曰汝交結柳瓛憑經史好論

國事史傳所載豈可盡信予欲罪之第以汝
掌辭命特宥之信勿復爾流瓛于黑山島籍
其家瓛子行首陞及珽悅並流海島瓛素富
嘗徙宅輸財車馬連亘旬日而止及誅諠頊
有權勢富倍於前時稱三韓巨富至籍家產
珍寶器玩穀帛不可勝計瓛被執赤身不貴
一物家人以紅羅襆裹一衣追與之瓛取衣
還襆曰女子無所衣食可鬻此以生陞先行
至金剛院逢之瓛至臨分攜手泣曰父子之

恩未盡當復相見人稱瓛之敗富所招也未
幾宥釋瓛還未至京復流他島三別抄之亂
瓛在江華挈家舟還古京沒于賊瓛載妻子
于小舸財寶于大舩與賊共處久之瓛佯嘔
若中熱請就凉小舸賊許之瓛斷纜而去賊
追不及王聞瓛陷賊恐以為謀主瓛徒步謁
王王大喜厚奬復拜平章事判兵部事螺匠
禾同認良民為隷賣與達魯花赤寧樞請治
其罪王不聽瓛與政堂文學俞千遇褋有司

免隷為民達魯花赤憾而告王王亦怒其擅斷罷璥流千遇後千遇毋訴於達魯花赤曰吾子與柳璥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達魯花赤怒流璥于家島尋召還忠烈二年拜僉議侍郎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圖司事先是璥以平章罷元傅繼為贊成而判軍簿修國史至是璥以判版圖復相位在傅下傅曰吾於柳猶門生安敢居上璥曰判軍簿為二宰判版圖為三宰其来尚矣相讓久之王以問

許珙對曰瓛之言舊制傳之言私恩也後進
讓先進禮也若加瓛監修國史躋於傳上亦
人望也從之有投匿名書於達曾花赤石抹
天衢館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呪詛公主
又齊安公淑中贊金方慶及李昌慶李汾禧
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
公主因貞和宮主天衢亦因淑方慶等乃召
宰相雜問之天衢忽言曰春期已近諸君宜
賦迎春詩金坵但唯唯瓛慨然曰王妃與首

相俱在縲絏此豈嘯詠時乎天衢慚赧天衢
又諷公主親鞫諸囚公主將從之蹴與諸宰
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國命
若有告人以罪不問虛實輕重即加誅戮如
刈艸菅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蕩除
此輩使公主來莅東方臣等以爲無復前日
之禍今乃有此事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我
國人物衰耗官軍屯於四面誰敢逃竄無名
之書何足取信若信而罪之我一二臣明日

亦恐不免誰敢竭力以供王事貞和宮主呪詛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安堵悉感帝德淪入骨髓彼若以私憾呪詛神而有靈背德之禍必及乎身徹自始語涕泗交下言甚切至左右莫不潸然公主感悟皆釋之獨留貞和宰相議請釋畏公主皆默然徹遽起入内力請乃釋王遣内人謝徹甚勤又有韋得儒盧進義者誣告方慶等謀叛元帥忻都白王及公主請拷掠方慶王將許之徹進曰

臣生長遐鄉未知上國之制其在本國之法
先因告者次繫被告者白王然後鞫問所告
實則賞虛則反坐今不因告者便欲栲掠被
告者於理如何忻都默然語在方慶傳四年
判典理司事時王在元公主呂宰相令卜日
作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人主臣
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笞之璥曰臣領造成
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聖意今日官云寧
斫頭不敢卜日此無他愛君以誠不顧其身

耳臣待罪宰相聞不利於上忍為之耶請備
材瓦待大駕還作之未晚公主默然而止是
年上章乞退以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將軍判典理司事世子
師致仕自是凡有內宴王必命台八年僧洪
坦以私憾告瑺及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
勣林庇等有異謀下巡馬所鞫之瑺以老病
不逮坦坐誣流海島十五年卒年七十九謚
文正瑺體肥短人望之儼然天資明敏器度

雄深能斷大事善推人言笑款洽有藻鑑元
傳許珙皆其薦也嘗領史館撰神興康高四
朝實録一掌國子監試三典禮闈論文章先
體制而後工拙所得皆知名士李尊庇安珦
安戩李混皆識門生與俞千遇同掌試千遇
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欲擯之識不與較及
榜出皆老於場屋者然少至達官識初掌試
坐主平章事任景肅解所帶烏犀紅鞓與之
曰公之門下有如公者可傳之及尊庇掌試

欲傳之則已失於林衍之亂買之市即其帶
也士林傳為異事子陞
陞字希元官至僉議叅理容止可觀久在閤
門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之
事親孝居官匪懈不好飲酒嬉戲於聲色貨
利淡如也善彈丸必命中嘗與客坐遙見汲
婦戴盆曰中人則傷中器則破要令丸隨盆
中耳彈發果然忠烈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一
諡貞愼子仁明仁全仁和仁琦仁明中門使

仁琦文化君仁和後改壕中第歷代言大司
憲出鎮合浦苛酷少恩民甚苦之忠宣元年
以僉議贊成始寧君卒謚章敬子緫右副代
言緫子曼殊
曼殊恭愍朝補寶馬陪行首拜將軍累轉典
法判書辛禑時爲密直副使楊伯淵獄起辭
連曼殊杖配合浦戍辛後以同知密直事出
爲慶尚道元帥又從我
太祖回軍有功遷知門下府事諫官許應等

上疏曰曼殊由門蔭致位宰相而不孝於母
人皆賤之又強姦少尹崔秀瞻處女又廣興
郡嘗奪人平州田及被誅還為其主所有曼
殊公然奪占使其主痛哭含冤請令推鞫以
礪風俗近憲司上疏以為宰相須用燮理陰
陽正己以正百官威加敵國者不爾不許入
兩府未知曼殊有一於此乎自今新拜兩府
者令應教別為一批錄其功德使士大夫皆
知其拜相之由辛昌只罷其職時人恨之倭

二十艘来寇海州昌遠我
恭請王及曼殊禦之賜弓矢獎之移江陵也
曼殊與尹虎等押行恭讓即位策為功臣拜
門下評理商議又錄回軍功賜田及錄券遂
兼鷹揚軍上護軍曼殊嘗為巡軍萬戶鞫密
直使李恬不敬之罪恬謂曼殊曰爾位宰至
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之何鞫我為
曼殊撕毀既而憲司又劾曼殊不侍母奉養
又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憲司再論之

制鷹揚軍上護軍尋判開城府事還門下贊
成事鄭夢周既誅旻珠以
太祖麾下卒二百七十餘人上疏請籍夢周
家産并治其黨屬之憲司又言臺諫屢疏旻
珠罪上不問寵遇日隆宜改心礪節猶不懲
艾驕暴日甚若置而不問無以懲惡請鞫問
正罪王止令流外自此以後入本朝

列傳卷第十七

列傳卷第十八　　高麗史一百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許珙　悰　冠　錦　富　戩

許珙字韞匵初名儀孔巖縣人父遂官至樞密副使珙幼聰敏奇偉高宗末登第承宣柳璥薦珙及崔寧元公植并屬内侍爲政事點筆負時號政房三傑轉國學博士元宗初授閤門祗候累遷至户部侍郎與修神熙康實

錄十年拜右副承宣吏部侍郎知御史臺事
時林衍執國命擅威福欲以子惟茂娶珙女
珙不聽衍逼之珙固拒衍以告王王召珙曰
衍姦凶不可取怨卿深計之珙曰臣寧受禍
不敢嫁女於賊臣之家王義之曰卿善處之
珙退即嫁其女于平章事金佺之子賆衍深
啣之及衍殺金俊文武多遇害珙適葬妻在
陽川還至通津聞亂恐為所害欲投河而死
既而曰死生天也遂入京衍多殺朝臣無可

與議銓選者問左右曰許珙還否珙聞之至
衍家衍大喜迎入坐謝曰吾有事不能赴葬
幸勿過逐委銓選珙注擬得宜衍喜白王賜
賚甚厚衍廢王誣王以病遜位表于蒙古蒙
古知其誣趣王入朝面陳情實王行至松站
問從行臣僚曰至東京行省若問林衍廢立
將何以對珙及大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
等順衍意曰宜以表意對有庾超者承宣弘
之子也嘗爲僧歸俗娶李藏用孫女隨藏用

如元欲媚於帝因訴曰高麗承宣許珙上將
軍康允紹將軍孔愉同謀欲叛上朝帝命不
花逮珙等與超對辨超服其誣遂杖之進簽
書樞密院事忠烈元年改官制拜監察提憲
珙嘗娶政堂文學尹克敏女死更娶妻弟之
女養於家者憲司劾之至是朝臣皆以新官
制改銜謝恩命唯珙未得謝歷判密直知僉
議府事元世祖征日本王公遣都指揮使督
造戰艦珙徃慶尚洪子藩徃全羅子藩事未

年珙已畢還子藩服其能還綵文學事修國
史與韓康元傅等撰古今錄拜僉議中贊十
六年王在元珙與子藩留守王京哈丹賊將
侵東鄙訛言賊已闌入中外洶洶子藩等議
避于江華珙與崔有渰獨不可曰今王在京
師豈可信訛言擅移國都子藩等會耆老宰
相議之皆曰當遷珙不能止謂堂吏文証曰
衆論如此不可沮也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
諸宰相皆曰人謂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

國乎珙歸家召子孫曰吾嘗留此若輩有不
從我者非吾子孫必處之以法未幾印侯自
元來曰帝聞復都江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
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珙智識明年元遣
兵追討哈丹珙亦擧兵應之積日不下馬因
得氣疾累月不卧至八月疾篤卒年五十九
謚文敬王命左司議大夫金價誄之珙性恭
儉不事産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
薦處之怡然群居愼口燕處不倚坐如見大

賓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弃
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來
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慙悔而返忠宣二
年配享忠烈王廟子程評冠寵富程東州事
評後改嵩官至檢校政丞陽川君卒謚良肅
子悰
悰忠烈養之宮中及長尚忠宣女壽春翁主
悰少長富貴能守禮好施忠烈朝拜守司空
未幾罷以帝命如元留三年忠宣守司徒時上

封定安君後復如元連遭父母喪還國自是
屛居日以醫劑活人爲事忠肅在元召入朝
時忠宣自北還燕都握悰手泣曰吾唯一女
卿同居二十七年無閒言此寡人所以鍾情
也因厚遺之忠肅還國加封定安府院君又
從忠惠入元留五年忠穆元年翁主卒哀過
遺疾卒
冠忠烈朝登第國制六品以上不許赴試雖
拜六品不謝則聽赴擧冠授郎將四年不謝

婦翁宋玢曰寇逵多何必登第冠曰先人遺
子紙令赴試子雖屢舉不中紙尚在何敢𨅊
進廢父命耶王素聞其名及放榜召至簾前
賜犀帶仕至户部散郎贈贊成事子伯陽川
君伯子絅知申事絅子錦
錦字在中恭懿朝登第補校書校勘累轉禮
儀正郎辛禑時除左常侍尋還典理判書未
幾免性恬静樂觀書史不善佛又不阿權貴
與趙浚尹紹宗輩爲忘年友自少嬰疾不樂

仕宦謹妃雖其姻親未嘗趍附退居田里常
傾貲劑藥凡有疾者無問尊卑輒施予所療
活甚多禑初亙錦作詩曰漢儀自合復三輔
秦世應難至萬年誰解在房雙陸夢緬懷擊
揖大江船十四年卒年未五十士林惜之子
情

富忠肅時以右代言掌舉子試取鄭乙輔等
富不解文字唯選榜頭一人餘皆以折名先
後第之防禁不嚴檢閱劉世興入鑠閣第高

下修撰鄭怡潛折封綳殊無國試體官至選
部典書嘗與掌令成乙臣言掌令朴元桂受
人賂布百疋元桂訟于王王命蔡河中等鞫
之富言聽於判事李仁吉仁吉云我無是言
相持不服河中等奏富為妾子信順獻禰完
獻從恭愍入侍元朝及即位錄功為三等累
遷判閣門事嘗習戎關儀獻使酒拳毆速古
赤御史臺劾之獻又叱辱臺官王曰獻罪實
重然今大會禮官不可闕姑令視事臺官畏

勢不敢復劾紅賊之亂爲兵馬使以舊怨殺
將軍崔福良王聞而惡之未幾與諸將平賊
及從安祐凱還金鏞使人撾殺祐又斬金琳
次及猷鏞止之流島配烽卒子瑞亦配烽卒
尋召還官累密直副使策扈從收復功俱一
等封陽川君時辛旽始用事以猷謗訕譖王
流清州又杖流瑞猷性酷暴妾與家奴通割
妾兩耳傷其兩目又鑿其奴兩目加刵劓刖
又割其勢令妾啗之聞者竦體事多類此

洪子藩 承緒 承通

洪子藩字雲之左僕射灌之後父裔官至同知密直子藩敏達嗜學為宰相柳璥所知璥嘗謂曰君年未二十已為堂後盍應舉以濟世科之美子藩遂應舉不中出為南京留守判官尋改廣州通判去必見思又授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入為户部侍郎元宗時拜右副承宣奏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宦竪出納中外觖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時臺

省及士大夫皆緘默自保子藩獨持讜論時議多之王以天變命放囚子藩奏輕囚可釋也如奴逆主子不孝者亦免乃天意何此非修德實招災也如欲修德莫若省大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剋之害王默然舊制承宣奉御寶至試院同知貢舉庭迎知貢舉面北立堂上金坵為知貢舉子藩奉御寶將往奏曰承宣奉御寶至貢院知貢舉或下階以迎或否今從何禮王曰有寶宜下階子藩至貢院

詰坵曰予承命奉御寶來知貢舉不庭迎予不敢入坵曰承宣諸宰相宰相坐而待之今乃起避尚過禮況庭迎乎子藩曰有旨日將晚坵不得已下階未盡一級子藩乃入或謂子藩不恭坵起避可也遽爾下階亦失大臣體忠烈不豫放二罪以下配島者子藩曰去歲亦有赦赦不已數乎恐犯罪者益衆京中見因請以口傳宥之諸道令祈恩別監命界首官放遣從之征日本時以判密直司事為

全羅道都指揮使督造戰艦時李尊庇輸諸道兵糧于合浦于藩募水手運以戰艦兵糧與戰艦一擧俱集民頗得耕種元使哈伯那深服其能于藩馳奏本道饑民多闔門餓死哈伯那亦涕泣語臣云那本至此何可忍視請發兵糧庫賑貸從之未幾知僉議府事陞贊成事哈丹之變王還江華或以爲一水險未足恃中外洶洶于藩修城餙備人賴以安二十年拜僉議中贊明年加僉議令無何以

中贊致仕又明年復為右中贊條上便民十八事王嘉納之語在食貨刑法志二十四年忠宣即位改左僕射叅知光政院。俄事上復為中贊忠烈復位賜壁上三韓盡忠同德佐理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尋復拜左中贊賜象牙杖忠宣在元吳祁石天補得幸用事離間王父子國人患之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與寧相崔有渰韓希愈柳庇執天補及其父胄弟天卿天琪赴京以子藩年老不堪乘

傳令留掌國事詔王事無大小皆聽子藩子藩數祁罪惡告帖木兒不花疑祁害己防備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諸宰樞及萬户金深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護軍吳玄良直入王所執祁出王使内人請留祁諸宰相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叅理鄭瑎不可曰退一奸臣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爲言乃悔之忠烈欲

沮忠宣還國又請改嫁公主如元至西京帝不許乃還帝不知祁已赴京遣兵部尚書脫脫帖木兒來捕祁帖木兒見王屏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還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為可乎王曰然子藩在側不敢言帖木兒又言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帖木兒曰可與宰相議子藩乾王議王對曰吳祁及石胄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以此欲親朝聞奏耳帖木

兒之來也寧樞出迎西普通帖木兒問曰洪宰相來否來則可避然後我當進子藩再三固辭於是相揖禮甚恭帖木兒欲與同坐子藩固辭以為陪臣安敢與帝使並坐帖木兒強之辭不獲就一行折席坐其見重如此子藩復相彌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吳石之黨數短於王三十一年罷相封慶興君咨議都評議司事是年王如元忠宣恐王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師恣其兒謀諷丞相塔

剌穿使子藩有淬庇金深金延壽等從王入
朝丞相奏帝召之子藩至元見丞相具陳惟
紹等罷惡旦欲奉二王還國未就明年卒年
七十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忠宣遣人祭之
以文曰扶桑之表暘谷一隅我祖開生開國
定都子承父爵三百餘年胡今之人孰迷罔
悛卿獨咨嗟履險若夷抗章宸陛深荷聖知
姦謀自解邦基不危一身社稷非卿即誰後
敎云子藩功在社稷帶礪難忘可贈推誠同

德明戴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正子
藩為人魁梧俊偉才幹絶人自少人皆以公
輔期之金俊與子藩之父不協子藩詣俊力
辯俊曰異哉世復有寧馨兒乎其在相府夙
夜匪懈事有不合義者輒固執已見雖位居
其右者莫敢觭堂吏每白事畏縮不敢舞智
子藩既罷則退喜曰洪公已領餘可易與耳
為亞相每論事必與首相許珙相抗珙或屈
勉從之嘗閱兩制所撰䟦詞子藩指摘瑕纇

父不已拱謂文貼錄事曰猫能捕鼠足矣蓋
譏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色而止人謂不相
能及拱之子藩嘆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世
豈後有如許公者子藩先喪母事父孝雖迫
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或至再每更
衣必盥手夜必整衣冠拜星三為首相議論
持正有大臣風然王信讒任用不專後配享
忠宣王廟子敬順敬官至僉議贊成事謚良
順順僉議評理敬子承緒承演承緒中第累

官至正尹美容儀嘗與辛育才爭田毆殺之
其妻告辨偽都監承緒逃乃徵銀瓶人以無
狀目之承湞仕至繕工副令子永通
永通恭愍時累遷判典客寺事與金景儒爭
田景儒先獲之永通怒夜抵其家奪六馬景
儒訴官鞫永通乃伏遂杖罷永通附辛旽常
饋遺伺候每旽出入必騎從歷監察大夫密
直副使皆旽力也嘗管別軍行八關都省庭
壇祭別軍擾奠物者吏訶止之永通縱別軍

亂擊省官左司議申德隣獻納朴晉祿李導
已言鄭鼇安勉俱見傷血濺屛褥右司議卓
光茂劾永通暎別軍後轢諫官是可忍孰不
可忍請廢爲民籍其家賴旽營救得免德隣
等反以辱命見罷及旽誅憲府以旽黨請誅
之王不從止免官旣而流之辛禑初拜門下
評理商議封南陽君尋陞贊成事商議賜純
誠勁節協贊功臣號一日禑御報平廳謂永
通曰任用耆舊欲聞嘉猷卿何無一言永通

汗出不能對未幾判三司事拜門下侍中九年乞退明年判門下府事永通家奴等酗酒突入贊成事沈德符第捽其妻髮又與贊成事都吉敷家奴爭田租拔劍相擊其縱奴不法類此十四年領門下府事人皆謂貪婪如永通尚免林廉之禍既不見斥又位上台眞禑人也辛昌初領三司事恭讓即位郎舍言永通與邊安烈謀逆請置極刑不報復言永通黨附李仁任與林廉同惡相濟群兇耗戮而

永通以禑姻戚摺保首領又與安烈謀戴辛禑是天地所不容頗斷以大義不允諫官力爭罷職尋復領三司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鄭可臣

鄭可臣字獻之初名興羅州人父松壽鄉貢進士可臣生而穎悟讀書作文頗為時輩所推嘗隨僧天琪來京貧窮無依寄食天琪天琪憐之就贅富家無應者太府少卿安弘祐許之納既定後悔曰吾雖貧士族豈可納鄉貢

子未幾弘祐死家日貧乃許天琪執可臣手
徒步而往一老嫗迎門然薪照之草屋數間
而已天琪歸且哭曰噫鄭生至於此耶高宗
朝登第累歷華要忠烈三年除寶文閣待制
羅州人稱錦城山神降于巫言珍島耽羅之
征我實有力賞將士而不我祿何耶必封我
定寧公可臣惑其言諷王封定寧公且輟其
邑祿米五石歲歸其祠還左司議大夫時李
汾禧兄弟附洪茶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恥

與同朝乞歸養毋至再三王慰諭以遺物論多之尋召還以秘書尹爲必闍赤拜承旨監察司言諸道按廉使別監職在察吏治問民苦今皆籍上供歛民紬楮皮幣脯果名表紙等物賂遺權貴已自不正烏能正人請皆理罪王謂可臣曰楮生於地紙有何弊可臣曰臣嘗管記全州知造紙甚苦今官高用紙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名表紙元命我征日本王用尹秀言將令儒士從軍可臣言先王

用人各隨其才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
之法儒户不與軍事今欲使儒生被堅執鋭
遠從征役恐虧盛德王然之時有天變伍允
孚請設消災道場以禳之可臣謂廉承益曰
天變豈浮屠法所能禳盍請修德承益曰吾
豈不知但難言耳歷密直學士政堂文學十
六年世子如元可臣及閔漬等從行一日帝
引世子于便殿隱几而卧問爾讀何書對曰
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

問孝經論孟帝大悅曰試與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邃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仍賜坐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迹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後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高麗世子師二人同議可臣等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若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可一舉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時人榮之自是眷遇日隆數輟珍膳

賜之或天寒賜以貂裘帝使翰林學士撒刺
蠻問可臣本國歸附年月可臣對曰太祖皇
帝肇興朔方有遼孽金山王子者自稱大遼
奪掠中都子女玉帛東走江東城拒守朝廷
遣哈真札剌追討時方雪深道險饋饟不繼
我國遣趙冲金就礪濟兵犒師殲其醜虜因
奉表請為東藩太祖遣使優詔荅之仍諭汝
國人不能寒暑来聘固難其貢獻方物朕當
使人取之此事在戊寅至今凡七十有六年

帝又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可臣從帝使之手
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御案前
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
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
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
賦詩可臣即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
春願將千歲壽醮及海東人帝嘉之輟賜御
羹世子凡入見必命可臣從帝嘗觀遼東水
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所産唯米布

若陸輸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投汝
江南行省左丞使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
豈唯補國用可給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
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
奉況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
然之尋拜僉議賛成事二十二年加中賛時
副知密直崔沖紹以世子命將設公主窮廬
就壽昌宫基築壇繚垣大興工役地方凍取
土無所掘一穴人輒爭趍壓死者衆又沿路

墻屋今皆覆厄冲紹與可臣李之氐崔有滓
朴義等督役甚急民苦之二十四年上章乞
退不允命五日一朝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
處事精審在政房諳練典故題品銓注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扁所
守司空旣而暴卒謚文靖性正直端嚴。居曰
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雖至大官行
止如書生及爲冢宰人想望太平及卒國人
驚悼或謂王之請禪位也可臣撰表人有言
表中語有非王之意者若詰其田撰表者豈
得逭責可臣憂懼飮藥死後配享忠宣廟子

倬佺佶僊儼

安珦 子器 牧

安珦初名裕興州人父孚本州吏業醫出身官至密直副使致仕珦少好學元宗初登第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屬內侍三別抄之亂珦陷賊賊素聞名將用之誘且脅令曰縱安翰林者罰珦以詩得脫王義之嘉賞十二年奉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書奏院中宿弊祛之尋遷監察御史忠烈元年出為尚州

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自陝州歷行郡縣所至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唱道聞者奔走設祭莫敢後雖守令亦至然尚珣杖而械之巫托神言怵以禍福尚人皆懼珣不為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其妖遂絶嘗至安東令吏洗足吏曰吾屬邑吏乎何辱我耶謀群吏將詰之有老吏視珣狀貌出語曰吾閲人多此公後必貴顯勿易視居三年廉使褒其政清遂徵為版圖佐郎俄遷殿中侍史又

選為秀曾花例陞國子司業田右司議拜左
副承旨帝命為征東行省員外郎尋加郎中
本國儒學提學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合
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累遷僉議參理忠宣
即位拜參知機務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大學
士雞林府尹復為參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
元珣從行一日帝召王意王懼丞相出曰從
臣為首者入劉珣入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
近公至于珣曰閨闥之間非外臣所知今日

以是為問豈足張聽聞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体者庸可以遠人視耶不復問二十六年拜賛成事用事者忌之遂諷王加中賛令引年致仕尋復為賛成珦憂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養士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庫存本取息為贍學錢兩府從之以聞王出内庫錢穀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珦謂諸相曰夫

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
於兄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
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閒之慚甚
即出錢珦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
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樂器六經
諸子史以來且薦宻直副使致仕李㦃典法
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內學
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二
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有諸生不

禮先進珦怒將罰生謝罪珦誓曰吾視諸生猶吾子孫諸生何不体老夫意因引至家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我以誠如此若不化服我爲人耶三十二年復以僉議中贊致仕卒年六十四謚文成及葬七管十二徒素服祭於路珦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順承惟謹不敢爭常以興學養賢爲己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于懷喜賓客好施爲文章清勁可觀且有鑑識全怡白元恒

未達時珣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又李齊賢
李異同年生俱有名珣召令賦詩曰齊賢必
貴且壽異則不年矣果皆驗晩年常掛晦庵
先生眞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每
遇士之可學者勸之忠肅六年議以從祀文
廟有謂珣雖建議置贍學錢豈可以此從祀
其門生辛蕆力請竟從祀子于器忠烈朝登
第累遷國學典酒右承旨陞密直副使忠宣
以珣扈從入朝不久而還嗛之將罪于器會

赦免忠肅即位除密直副使兼大司憲亡何
罷于器以元尹趙琊代之琊方為忠宣所寵
而于器有公望無内援識者惜之嘗出鎮合
浦以廉幹稱十六年以檢校賛成事卒遺命
薄葬子牧
牧登第忠肅時判典校寺事嘗出其妻元使
禿萬館于家問其故牧具語之禿萬曰婦人
髮長意短何足過耶諺云一女怨天六月降
霜子其思之牧感其言遂為夫婦如初累遷

密直副使恭愍時封順興君卒謚文淑子元
崇

薛公儉

薛公儉淳昌郡人父愼登第以吏幹稱官至
樞密院副使愼母趙氏四乳而生八子三子
登科封國大夫人公儉初調喬桐監務選補
都兵馬錄事高宗末登第官累禮部郎中元
宗朝拜軍器監從世子如元以功累遷右副
承宣忠烈初進密直副使爲必闍赤歷監察

大夫知僉議府事尋陞參理引年乞退加贊

成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卒年七十九謚文

良性廉謹正直接物以恭持已以儉朝官六

品以上有親喪雖素不知必素服往吊有造

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卧疾蔡洪哲往診

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

望公所謂壤虫之與黃鶴配享忠烈廟子之

沖贊成事

俞千遇

俞千遇字之一初名亮又改証長沙縣人高
宗朝登第籍内侍尚書金畝器之薦于晉陽
公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也置之政房
遂爲門客累遷吏部侍郎崔沆欲令按察使
徵誅流人田穀千遇曰今流民未集此令若
行民必受病流然之寢其事蒙兵來侵將徙
三陟山城郡人重遷遺千遇銀瓶三十得不
徙沆知之責千遇曰爾讀書知義理何貪汚
至此配于島未幾宥還後以事又配島其母

賂金承俊珍寶請召還承俊言于其兄仁俊曰今政房崔允愷模稜少分辨其餘新進無可與論事者可召千遇仁俊聞于王召還千遇又厚賂寵宦復入政房爲兵部侍郎元宗初拜樞密院右副承宣尋加知奏事掌銓選引同年田文胤爲殿中侍御史崔敉爲正言衛杜諸功臣以爲千遇擢所親置臺省欲以相援於是始構隙功臣多倚仁俊請官其族千遇每以義抑之功臣皆怨有白就文者嘗

於千遇門下登第娶內僚金衍女衍郎仁俊舅也衍請仁俊以就文爲海陽府錄事仁俊許之千遇不聽大將軍吳壽山勇而暴亦爲其甥朱然求海陽府錄事千遇以然無才望乃用秘書郎崔冲若壽山道遇冲若鞭之冲若墮馬壽山欲躍馬蹋殺之大將軍朴琪救免冲若竟以恐怖得疾死壽山言於朝曰俞承宣擅政會當數其罪戮之約諸武人會禮賓省伺之或以告千遇千遇笑曰命也承俊呼

壽山曰與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若壽敢辱承
宣是不有主上與令公也而可乎令公指仁
俊於是皆散千遇弟將軍元勳與郎將鄭守
卿謀去仁俊事覺仁俊因元勳召問千遇曰
公弟欲殺我我知之乎曰弟之所為兄豈不知
曰何不告我曰元勳嘗以語我問所與謀者
曰某人也曰若與此輩作大事乎杖而逐之
我知其必不能就且老母在恐傷其心人謂
我食弟自免故未敢告耳衍曰公若言不知

祗益人疑今以實告何責為且吾固知公之愛毋也昔吾弟享宥公獨不啖柹問其故則將以遺毋今言恐傷毋心信然矣只罷其職殺元勳千遇久典機要多受四方饋遺遂致冨鏧其所畜作佛事於禪源寺為仁後祈福蓋欲免懷璧之禍也歷知門下省事參知政事時林衍議廢立歷問宰樞皆莫敢對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復思之况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竟不從及衍子惟茂

議拒命千遇曰王與世子引上國兵以來閑
城而拒豈臣子之義乎雖欲固守得乎惟戉
大不悅會惟戉誅不及禍後忤達魯花赤流
仁勿島語在柳璥傳未幾召還為中書侍郎
平章事忠烈即位革官制降授叅文學事判
版圖司事王將册公主千遇名其殿為元成
伍允孚言於公主曰元成者顯王妃謚也用
為殿額不祥公主怒千遇因左右解之曰臣
誠不知其然又安知公主非元成后再世耶

遂諷王以謂帝女下降實為罕古宜獻湯沐邑公主喜曰蒙古之法名非所諱遂不問千遇體短小聰敏耿介少與柳徵齊名然其德器不及徵遠甚性多機辯言與行違貌雖勤恪內實不然人謂其孝友信義但釣名耳其局量淺狹務勝於人有求不得輒慍見睚眦必報衣服第宅極侈麗嘗為史官不修史藁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為吾蒙恩厚何敢傳其惡於後世卒年六十八謚文度無子

外孫朴顗登第官至贊成事清簡自守信浮
屠

趙仁規

瑞 璉 德裕 璘
延壽 瑋

趙仁規字去塵平壤府祥原郡人母夢日入懷因有身生而穎悟稍長就學畧通文義國家選子弟通敏者習蒙古語仁規與是選以未能出儕輩閉戶三年晝夜不懈遂知名得補諸校累遷將軍忠烈時仁規使麾下卒介三誘南京民八人為獺戶民之逃賦者多附

之歲納獺皮于敬成宮半入仁規家南京司錄李益邦因介三仁規訴公主曰南京吏裂擲宮教公主怒逮繫益邦及副使崔資壽遣將軍林庇鞫之庇具得其實以復公主還民元籍流二人尋釋之有宰相奏鷹坊之害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分掌鷹坊令宰相不復言仁規力諫而止拜右承旨王上書中書省曰陪臣趙仁規曉蒙漢語譯朝廷詔勑文字無有違誤予昔侍天庭終始隨從又

事公主恪勤朝夕請賜牌面完王京脫脫木
孫兼推考官頭目元以為宣武將軍王京鎮
事官脫脫木孫賜金牌王教曰仁規當東征
時能以國家事奏達宸所天子授寡人中書
左丞相又賜群臣都元帥萬户千户金銀牌
皆其功也宜別錄功賜田民子孫超等錄用
王嘗御南門中贊金方慶醉騎而過仁規素
與方慶權勢相逼至是乘機譖之乃囚方慶
于巡馬所歷知密直司事僉議贊成事都評

議錄事金溫妻在竊婢家財被執婢夫與仁
規為姻婭仁規縛溫妻杖之人皆非之王欲
拜中贊仁規曰君恩雖至重洪子藩以德望
為冢宰既久臣遽處其上如衆議何固辭乃
止未幾拜中贊尋為左中贊宰樞條上時弊
三事王怒仁規恐禍及己密告王曰前上三
事非臣所知請鞫之王因都評議錄事李紆
巡馬所命萬戶高宗秀訊倡議者宗秀痛加
栲掠紆誣以李混對混坐此罷二十四年加

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初仁規女為忠宣
王妃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云趙仁規
妻教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己女公
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元遣使鞫仁規又鞫
仁規妻極憯酷妻誣服遂執仁規及女壻崔
冲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館元杖流
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後放還仁規王以
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忠宣在元以仁規
為咨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開府置官屬賜

宣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遣承旨全之蕪來啓曰趙仁規年高德卲為國元老許朝會玉帶傾蓋侍從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國有大事僉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禀若有不聽仁規及中贊崔濟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三十四在年卒年七十二謚貞肅仁規美風儀寡言笑涉獵傳記初國人雖學蒙古語未有善敷對者我使如京必令大寧揔管康守衡引入奏仁規嘗獻畫金磁器世祖問曰畫金欲其固

耶對曰但施彩耳曰其金可復用耶對曰磁
器易破金亦隨毀寧可復用世祖善其對命
自今磁器毋畫金勿進獻又曰高麗人鮮國
語如此何必使守衛譯之有王人與我國舊
憾欲改土風愬帝事叵測仁規單騎入覲敎
奏明辨事遂寢西北二鄙復歸于我亦仁規
專對之功王每有奏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
三十頒著勤勞然起於微賤驟秉鈞軸為人
外似端莊恬正以故得幸常出入王卧內多

娶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婿皆列
將相人無敢比者及遘疾子婿迎醫診視仁
規曰吾發跡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
有命安用醫為時諸子在元唯璉侍疾謂曰
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慎勿忿爭取笑於人
待汝昆季來具訓之永為家法子瑞璉瑚瑋
瑞性英敏豪邁父夢大星墜其家遂生瑞故
小字星來忠烈朝中第臨軒唱名賜犀帶忠
宣為世子時宴六原侯瑞與金光佐車元年

皆以善歌與馬光佐以黍。栢舟間離歌雙燕曲閔漬以何彼穠矣補之自是內殿有宴必歌此曲瑞與光佐元年俱寵幸二人賤者不足道瑞以相門儒士與之為伍時議鄙之除直寶文署累歷華要至右承旨及仁規以趙妃事被逮留元瑞從之一日車駕出瑞率諸弟謁道左帝顧問嘉之尋許仁規還累還同知密直入賀千秋節帝授懷遠大將軍高麗國副元帥賜三珠虎符瑞女適元寵相也兒

吉尼故有是命及還王亦拜檢校賛成事加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大司憲封平壤君瑞與
都元帥金深上官用行省丞相儀仗人識把
禮忠宣五年以三司使卒諡莊敏子宏千祼
千祐
璉字温仲以父任官累知密直司事忠肅朝
拜僉議評理轉賛成事王如元見留曹頔與
蔡河中等左右瀋王暠王萬端璉與弟延壽
及全元祥等從史織成璉受元命爲高麗王

府斷事官佩三珠虎符王嘗在元璉權省事者凡五年元使絡繹往來率使氣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瀋王臣節不完謚忠肅子德裕襲父爵為王府斷事官性清白不畏強禦不慕榮利雖親戚故舊至當國則絕不相往還官至版圖判書卒子煦璘靖恂浚涓浚自有傳

璘恭愍朝與安祐等擊走紅賊策勳為一等累遷鷹揚軍上護軍倭寇喬桐璘又擊走之

時辛旽當國人爭附璘未嘗一詣其門嘗詆旽爲老和尚與知都僉議吳仁澤班主尹承順等謀去旽事洩杖流南裔沒爲官奴後又與密直金精謀誅旽旽訴王請杖之遣其黨孫演殺之以病死聞及旽誅王乃召承順拜鷹揚上護軍承順還京謁璘母號慟以玄冠素服收葬璘骨聞者莫不嘆之王嘉承順信義仍遣承順祭璘墓曰惟爾祖貞肅公仁規相我先王切在社稷爾自妙年亦佑寡躬已

爰以來廉役不從厥有成績世濟其美予嘉乃忠俾將府衛方且大用不圖賊吒悍爾義勇逆汝避陬卒至隕命及吒伏辜知汝至此茲極慟悼賜爾一酌魂而不昧諒予至懷

瑚後改延壽忠烈朝登第授都津令辭王怒命因尋繹之累歷華要拜元尹忠肅時爲密直副使兼大司憲時全英甫爭僧山岡倚兄勢驕恣任大寺畜數妻延壽因其妻鞫之黃州牧使李緝妻潘氏尚書永源女也緝嘗在

任妻與衛身金南俊通殺緝讞部究理將置
極刑潘氏族僧宏敏有寵於忠宣數下旨沮
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延壽祝其髮置淨
業院人皆差快累官至贊成事又為三司左
使先是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及召還延
壽與行省郎中兀赤護行帝遣使命所在留
魏王聽候使者到平壤延壽兀赤等懼亡匿
使怒欲以逆命誅延壽等魏王力請得免後
以貳於瀋王籍沒其家杖流于島既而以帝

命赦之十二年辛延壽一門貴盛乘勢使氣
其弟僧義璇奪占寺院贊成事朴虛中坐都
堂斥其罪延壽右義璇虛中執不可延壽遂
辱罵之高峯縣吏愁萬依延壽勢避吏役與
延壽家奴等強姦成均生周覘女覘告巡軍
杖殺之延壽貪財好色嘗與密直白元恒私
取行宮盤纏金銀苧布用之為世所鄙子忠
臣 平壤君
瑋字李寶生九歲以父任權務昌禧宮五轉

為大護軍忠宣朝拜密直代言忠肅時歷讞
部摠部典書忠肅與瀋王構釁或間瑋授元
尹置之散地事定王知無他拜知密直後還
判密直俄陞僉議贊成事封平壤君屏跡日
與親故讌集忠惠二年或誣瑋與密議國事
王怒貶牧福州督遣不許一刻留瑋倉皇馳
赴因得疾忠穆三年進封府院君明年卒年
六十二忠肅倦勤委政宰相瑋務存大體不
顧細鎖發言偲偲人服其公謂有父風

